

An Interpretation of Bigger's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Native S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can's Three Registers Theory

Xueyan Gu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00, China

Abstract

Native Son vividly portrays the complex and contradictory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a “remnant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s a first-hand witness of rac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Bigger fell into a spiritual dilemma full of hatred, fear, and repression. According to Lacan's later psychoanalytic research, the imaginary, the symbolic, and the real are not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are not opposite, but are systematically linked, and each order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other two, which is a synchronic topology. Starting from the topology of the Three Order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Bigger completely split from the self alienated by the “white values” in the topological flipping of the Three Orders and went to the fall, and finally reconstructed the subject with the help of Max.

Keywords

Native Son;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Lacan's Three Registers Theory

“三界”理论视角下《土生子》中别格的主体建构解读

顾雪艳

云南师范大学, 中国·云南昆明 650000

摘要

小说《土生子》生动地刻画出一位“种族歧视遗民”复杂而矛盾的主体建构图景。作为美国种族主义的亲历者, 别格陷入了充满仇恨, 恐惧, 压抑的精神困境。根据拉康后期的精神分析研究, 想象界、符号界、实在界, 这三界不是互相分离、两两相对的, 而是系统性地联结在一起, 每一界都对其他两界有重要影响, 是一种共时性的拓扑结构。论文从“三界”拓扑学出发探究别格是如何在“三界”的拓扑翻转中与被“白人价值”所异化的自我彻底分裂而走向陷落, 最终又在麦克斯的帮助下重建主体的过程。

关键词

《土生子》; 主体建构; 拉康三界论

1 引言

《土生子》是美国非裔作家理查德·赖特 (Richard Wright) 的重要作品, 同时被公认为是黑人文学的里程碑。小说以恐惧、逃跑、命运三章讲述了主人公别格 (Bigger) 从黑人贫民窟的无业游民到因意外杀死了一位富有的白人房地产大亨的独生女而被判死刑的悲惨命运。别格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角色, 但作者赖特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帮助我们了解别格的内心想法, 并深入体会造成他犯罪的社会成因。别格不是天生的暴力罪犯, 他是一个“土生子”: 美国文化以及充斥其中的暴力行为和种族主义的产物。赖特认为, “美国黑人尚不可放弃种族问题, 沉浸于为艺术而艺

术之中; 或盲视 20 世纪黑人面对的残酷现实, 徜徉于抽象的阳光明媚的乌托邦之中”^[1]。在《土生子》中, 赖特对别格性格和行为进行了多维度塑造, 社会环境扭曲了别格的心理, 造成他充满恐惧, 压抑与仇恨的复杂精神世界, 进而引发了他的暴力反抗, 让他成为一个拉康式的“正常的疯子”, 游离在芝加哥的街道上。

对于赖特来说, 别格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一直是他关怀的对象。法国心理分析家雅克·拉康的三界论即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别格主体的复杂建构和矛盾因素。别格精神世界里的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的运作不是历时性的“跳界”, 而是共时性的作用于别格的整个心理嬗变过程, “它们在逻辑上是共在的, 即便某些时刻某一界会以一种更加主导的方式显现出来, 而另外两界则会消隐成一种背景和光晕, 但三界仍然共同作用于主体性的运作, 并且随时具有拓扑翻转的可能性”^[2]。论文也将借此探

【作者简介】顾雪艳 (1998-), 女, 中国云南曲靖人, 硕士, 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讨别格主体建构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解读赖特对美国不健康的社会制度对黑人精神世界创伤的批判。

2 被误认的“理想自我”

“理想自我”指婴儿所看到的完满的镜中自我形象，这让婴儿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存在”^[1]。想象界其实是拉康对此前镜像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述，主体对“镜像”形成自我认同，形成“理想自我”。想象界在此首先指的是主体与其构成性认同的关系，此乃是“想象”一词在分析中的真实意义，其次指的是主体与现实的关系，其特征为这个关系是一种幻觉，此乃是想象界最被强调的一面^[4]。主体对镜像的自我认同导致自体与自我变得混淆，这种认同实则是对他者的认同，从而使主体建构过程充满矛盾。在想象的自我建构中比格的欲望实则来自白人。美国种族主义使得别格自出生便被剥夺了与白人平等的学习，居住环境，工作等种种机会。他渴望拥有白人的机会与权利，尽管黑人长期以来受白人歧视，但其称颂的价值观已深入别格的自我，使别格成为一个被白人价值所困又渴望白人价值的分裂主体。

别格对“白人价值”的想象性认同体现在他对白人行为的效仿中，表现为对家人的冷漠，对朋友的暴力以及对女友蓓西的残忍等一系列他能所为，“有所为”的事情。我们发现，小说自始至终都是比格这个黑人在操纵局面：他强奸并杀害了自己老板的女儿；他勒索其父母；他又杀害了自己的黑人女友^[5]。在这个过程中想象界以更加主导的方式显现出来，但受象征秩序的限制，别格只得把这份欲望发泄到“弱者”身上，想象性地实现这份欲望，同时又倍受折磨。在别格打死威胁他们一家生命安全的老鼠的时候，比格展现出了他的暴力与冷漠，这实则是对白人价值想象性的“理想自我”的展现。逃窜于贫民窟的老鼠，被暴力致死躺在地上的老鼠似乎映射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黑人。同时，别格喜欢在他的黑人团体中发号施令，他制定了抢劫白人店铺的具体方案，也用对同胞格斯的暴力行为来掩饰自己的恐惧。“他又弯下腰去，用刀子比着格斯的喉咙。格斯一动不动，两者乌黑的大眼睛恳求似的望着，别格只觉得意犹未尽”^[6]。别格对其同胞的暴力倾向无疑展现出他对白人价值的认同。除此之外，别格对其女友蓓西的行为也像极了白人对黑人女性的行为。在历史上，白人男性把黑人女性当作性工具，对其任意处置的例子不在少数。别格和蓓西之间也不是爱情的关系，而是相互需要的关系，蓓西用身体来换取别格的酒，而蓓西只是别格的性工具，他对她毫无感情可言。“人总得有个女朋友，因此我找了蓓西。”^[6]别格找蓓西只是因为“他人”有，所以他也要有，这也展现出别格对白人男性认同而显现出的“理想自我”。

别格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他对“白”的欲望所分裂出的“理想自我”的误认。别格永远不可能“漂白自己”，所以欲望与现实的差距总是在别格的主体建构中折磨着他。虽

然此时想象界以更加主导的方式显现，但象征界同样围着别格，实在界也同时创伤着别格。所以别格“他憎恨这个家，因为他知道她们在受苦，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帮助她们”^[6]；所以他只能以暴力来掩饰抢劫白人店铺的恐惧；所以他只能通过蓓西和性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借由想象抹平符号和实在之间的裂缝，以获得一个关于世界的稳定表征”^[2]。

3 被规训的“自我理想”

在想象界主体借助于镜像认同而完成了自我的构成，但主体要想成为真正社会化的主体，还需要经历在象征界的认同，即通过认同于社会化的象征秩序和法则，通过把外在于自身的社会的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自我理想”，使自己成为可以为大他者所承认的社会性存在。“以俄狄浦斯情结的角度看，象征性认同最初就是对父亲功能的认同。父亲功能意指着一种秩序、一种命令，它不仅要求你应该怎么做，还告诉你不准怎么做，在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功能代表着禁止”^[7]。虽然别格不厌其烦地展现着他的暴力与冷漠以获得镜像中“理想自我”所拥有的权利，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一个被“白的法则”所规训的“自我理想”主体。

别格被“白的法则”所规训的“自我理想”展现在他对“白”的恐惧中，此时象征秩序以更加明显的方式凸显出来，但对“白”的想象秩序也左右着他，所以他在恐惧的支配下“扼”住了代表“白的法则”的白人女孩玛丽的喉咙。首先，“父法”的象征秩序永远支配着别格。别格一直想成为一个飞行员，但受制于白人所允许的教育资源，他只能做一个街头混混，他总是抱怨“要是给我机会，我也能驾驶飞机”^[6]。不仅如此，别格所能活动的空间也是被白人支配的，他和他的家人居住在环境极其糟糕的黑带贫民窟，“他还记得，有一次警察来把他，他母亲，他弟弟和妹妹赶出一个单元，他们刚搬出两天那整栋房子就倒塌了”^[6]。“父法”“规训了空间秩序，操控着黑白等级社会的空间表征，种族压迫得以实现”^[8]。白人房地产大亨道尔顿先生通过限制住房的方式压榨黑人，黑人的租金也比白人的高。在生存资源上，同样的面包在“线”那边的白人区卖得更便宜，别格只能在“父法”的支配下苦苦度日，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产生分裂，让别格充满恐惧、压抑与仇恨。竞选州检察官的伯克利的张贴画上的红色大字“违法的人不会赢”无疑是最好地展现“父法”的外在体现。种族主义最明显的结果便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白人的“有”与黑人的“缺”。别格和朋友抱怨白人什么都有，他们什么都没有。白人干什么都可以，他们却不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自体的缺失感造就了别格总有一部分主体的存在无法被象征秩序所接纳而产生矛盾。

在以象征秩序为主导的主体建构中，别格饱受“自我理想”的约束而形成被支配，被规训，被阉割的缺失主体。“有一半时间，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世界外边，巴着篱笆眼儿在往里瞧”^[6]。在想象秩序与象征秩序的交互作用下，别格

总是不是遁入这个世界外边的无法到达的，无法言说的实在界。然而使别格真正翻转进入以实在界为主导的主体建构过程是他被捕入狱后在麦克斯的帮助下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无种族的人”的反思之旅中。

4 被延宕的实在之伤

拉康用了许多描述来形容实在界，如“一个充实性的非存在”“一个不可能的可能性”“一个只能在语言中现身但却不可能为语言所真正言及的东西”^[7]，所有的这些表述都是为了说明实在界的虚无本质。拉康后期的研究经常把实在界与创伤绑在一起讲，“它是存在的一个创伤性内核，你可以看到那创伤的裂口和疤痕，却触及不到创伤的原因和界限；它是存在内部彼岸，存在总要回到那里，可又无法与之相遇”^[7]。一旦别格进入实在界主导的秩序时，他便会卸下被象征秩序规训的恐惧以及想象界秩序中的暴力反抗，从而陷入无能为力存在创伤。别格被捕入狱时他陷入了两条线的挣扎，一条是隐藏自己、拒绝帮助、决心赴死，其本质是对黑人无能为力以及对白人信任的清醒认知；另一条是认识自己作为一个无种族的平等的人的不可能性的创伤主体。这两条线互为防御机制，别格以想象秩序中的“权利”（杀死自己的权利）来阻止主体遁入创伤，但在麦克斯的帮助下他还是抵达了那个以实在界为主导的创伤世界，完成了自己的悲剧命运。

别格被捕后从报纸上看到了象征秩序对自己的评价诸如“黑猩猩”“未被现代文明所影响的野兽”，所以在面对伯克利的指控以及那些自己没有犯的“欲加之罪”的时候，别格坦然接受，退回到防御机制，企图以想象秩序中的权利来抵抗那被象征秩序所规训的恐惧感，也企图用这种方式来抵制自己进入实在之伤。在麦克斯一次次的努力下，别格终于肯言说自己，“现在他死而无怨，只要他能弄明白其中的意思，弄明白他跟其他所有活着的人的关系，弄明白他所站立的大地”^[6]。他的防御机制一步步退败，主体被延宕的创伤最终显现。麦克斯一次次的激情演讲中，别格第一次被一个人，一个白人平等地对待，这弥补了别格在象征秩序中的缺失感。麦克斯为他辩护的这个行为对别格产生了意义，这个意义，一个作为一个被平等对待的人的意义使别格意识到他与其他任何肤色的人一样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不因肤色

而受到歧视。这时“他的脑子立即赋予他这样一个形象：一轮炫目的烈日射下炎热的光线，他正站在一大群人中间，有白人、黑人和一切人，阳光融化了许多分歧、肤色、衣着，把一切共同的，好的东西往上吸向太阳”^[6]。别格也在这一刻进入以实在秩序为主导的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别格也在这个世界中承担起一个主体的位置，在最后的时刻，他露出一个淡淡的、歪扭的、痛苦的笑，听着门关上的钢碰钢的声音孤独地，坦然地等待死亡，面对实在的伤痛。

5 结语

“拉康的三界不但是构成世界的三个界域，也是支配主体的三种秩序，是结构主体三重界面”^[7]。从三界的拓扑翻转中我们看到了别格是如何在以想象秩序主导的世界中以冷漠和暴力来平衡象征秩序带来的恐惧，沉迷于“理想自我”；在以象征秩序为主导的世界中遭受“父法”的规训，受制于“自我理想”以及在麦克斯的帮助下开始寻找自我，挣脱“白”的欺骗与规训，重建主体。小说《土生子》不仅仅关注黑人犯罪与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赖特更是借由大量的心理描写来展现种族歧视下黑人精神世界的困境，也借此呼吁美国健康的社会秩序以帮助黑人健康的精神世界构建。

参考文献

- [1] Gayle, Addison, Jr. The Addison Gayle, Jr., Reader. Ed. Nathaniel Norment. Urbana and Chicago: U of Illinois P, 2009.
- [2] 王润晨曦,张涛,陈劲骁.镜子、父亲、女人与疯子:拉康的精神分析世界[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
- [3] 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 [4] Lacan, Jacque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2012,1953-1954.
- [5] 杨昊成.超越种族的写作:理查德·赖特作品的精神实质[J].外国文学研究,2010,32(6):126-129.
- [6] Wright, Richard. Native Son. London: Vintage,2000.
- [7] 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8] 李美芹.“论《土生子》的空间政治书写”[J].外国文学,2018(3):133-140.